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一百一目錄 外編

內臣中

前言

往行

西園聞見錄卷之一百一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內臣中

前言

彭韶疏曰成化之初內侍近臣進用稀簡防微之意蓋有在矣于近年日有增益聞今大小名數將以萬計求之于古未見其比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少有加罪所求能得所請輒從此陛下思防之意有未終者也夫貴近之臣人所畏憚久預外事便成輕重臣伏見陛下臨御歲久洞察機宜及此時斟酌裁省俾內外事務各還職守立爲定制以傳于後實萬世無疆之庥不然異日故事已定偏重之勢遂成雖欲更張不可得已

鄭智曰范祖禹有言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宗之舊也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

有聰明才智之君獨出羣臣之表然終不若祖宗更事之多也我太祖
高皇帝監前古之迹識禍亂之源故凡寺人之徒惟供給掃除之役頻
年以來舊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出此曹之手內侍之爲相外
侍之爲將藩省倚之爲鎭撫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
倚之以出入宮禁鎭國永昌寺倚之以結怨于軍民其他耳目之所不
加思慮之所不及尤有不可勝言者歐陽修曰宦官之禍甚于女寵可
不念哉可不畏哉

又曰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一制于弘恭石顯則不得以行其志
宋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珙矣一間于陳源甘昪則不得以盡其才李林
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爲犄角而玄宗之朝政不經賈似道丁大全與
董宋臣相爲表裏而理宗之國勢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在
于此曹之盛衰也

何孟春疏曰臣生長外郡見臣郡之守所屬來謁必門卒爲通所屬急
于見無不賂門卒者既見以簿書上簿書堂積則付房吏看詳所屬恐

其尋隙以議無不賂房吏者門卒房吏于守何親而得覔利而假權況乎人主之左右爲狐爲鼠爲鬼爲蜮豈無覔利而假權者哉外廷固不如內廷之近密也士大夫固不如宦官宮妾之褻昵也前日李廣未死陛下之政事彼得而撓人才用舍彼得而議九重非時之旨諭彼亦可以時而假也羣臣趍趄齟齬于外觀風旨李廣之不若也固宜有苞苴其門相與生盟死結者矣名位已盛欲其固基宦遊未逢欲其進級地在閒遠欲其招攜跡涉孤危欲其培植事防詿誤欲其回護衣冠淸流豈眞不知耻哉無以結知于陛下故結知于陛下之左右憂時之念奪于有我之私狥國之誠不足勝其營身之計士風如此陛下可無挽之乎

李夢陽疏曰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內官陰性而狼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剪故以爲腹心之病矣夫倉廒塲庫錢穀之地今陛下皆內官主之此輩爲患實可用耶抑例不可廢也夫例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十輩何耶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

羊況十虎一羊哉今某有司擿發其奸幸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僉曰
是必不救否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閹而不行夫人情莫不憚于潛而玩
于彰彼奸未擿發尚有嚴心今奸業已擿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
彼何所憚而不爲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
除也今皇城之內通名籍者幾萬人亦多矣陛下又勅禮部選年十五
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耶夫人情孰不欲富貴今田野小人無
故猶閹割親兒以希進用矧今有詔而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
滅絕人類則必戕天地之和而災害必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
乖于上人心怨于下而陰性狼貪之徒妄行于中國不危者鮮矣臣故
曰內官者腹心之患也
曹璘曰大明律內一款凡軍民之家不得乞養他人之子閹割火者臣
有以窺祖宗盛心卽古除肉刑之意所以重絕人道也近年以來愚昧
軍民因見內官富貴立致故將子弟勦滅絕人理希爵賞爲門戶之庇
因而死者未可勝數夫有疾而夭治世所羞況無疾乎有罪而宮前王

不忍況無罪乎今定律無信法令不行淨身之徒往往多方求進或秉
鈞衡或參機務或充鎮備或管錢糧蒙主上以息恣或竊弄威權以怙
寵剝削軍民擾害地方背公比黨習以成風近年以來又設翰林院官
敎訓內使儒臣由此而夤緣顯擢內官從此而曉解世故假儒術以文
奸懷深謀而誤國附虎以翼不可不慮夫國家養賢將以爲用也內官
內使以掃除爲職者也陛下倚任宦官而疏斥儒臣則刑人不近竟託
空言而股肱良哉將焉用彼相伏望皇上遵依祖宗成法內官在內者
止是守門傳令不得干預國政革罷敎書翰林院官在外者一切取回
別用今後遇內使缺少行取抄沒幼童仍乞勅都察院刊榜通行天下
嚴加禁約如有故違及知而不舉者依律議擬發落如此庶人不戕生
和氣不傷而法度可信也
孫盤應詔言庶政之弊莫甚于內臣典兵夫臣以內臣閫外之事非其
所任縱使忠勤且爲外夷竊笑況未必然乎今各邊鎮守分守監鎗諸
內臣托以腹心而其誅求百計實爲腹心之病役占健卒置于標下縱

之生事以爲爪牙或抑買弓弦纓子而總收軍餉或扣轉倉場馬料而坐支官價或私縱走役戰馬或私種奪占耕牛又有所謂家人頭目皆無籍惡少聚斂侵剝勢若虎狼武職籍以爲緣憲司不敢詰問一遇有警出戰惟驅占剩羸卒當之故不能勇鬬決勝及戰有微功虛張捷報則皆附勢挾貴者攘之而尤甚者跡未離于京師名已登于奏牘使沒者卹冤被創者抱痛欲兵威之震邊鄙之寧得乎乞盡收沿邊內臣回京所帶頭目盡行革去下兵部覆請如山東臨清之鎮守湖廣行都司及密雲懷來建昌之分守宣大甘寧廣寧之監鎗山海龍門永寧大同朔州之守備皆所當革其奏帶頭目通行嚴禁不許踰數旨不允

唐龍曰今之太監卽古之閹寺也周禮閹人寺人掌王宮門掃除之役一切政事皆不預焉太祖初定天下百僚庶職無所不備而獨不立鎮守太監蓋倣周爲治其措意誠遠立法誠善永樂間始于緊關去處暫設鎮守是時江西尚無嗣後乃不以原立者爲成法而以暫設者爲舊規甚至數人而營一缺一年而更數人以致橫政肆出綱紀蕩然民財

蠹耗海內多事孝廟末年深知其害力與劉大夏商議罷之值變中止至今天下以爲憾夫求治者必先去其防治之源愛民者必先除其害民之本鎮守太監誠今日防治害民之大者也伏望陛下斷自宸衷詢于內閣及九卿科道等官會議將各處鎮守一併察革以復太祖之規以成孝宗之志則天下之禍亂于是乎塞蒼生之荼毒于是乎除矣言出禍隨

解一貫疏曰該局所奏前項龍袍係干緊用惟恐彼處官員故行怠玩躭差去官員具陳奏聞豈非假此挾制欲使郡邑官員望風承順供饋之不暇少不如意卽被以不恭之罪耶又欲督同浙江幷南直隸巡撫巡按各司府官員提調織造夫巡按官所以察奸抑惡司府所以分憂恤患今乃使內臣督同織造豈朝廷設官分職爲民之意哉至于齎去式樣則欲馬快船隻車輛裝載差去人員則欲廩給馬匹軍民應付式樣不過數紙器用先如此其奢華足跡猶未啓行聲勢先如此其張大況在途之需索到彼之供張其薰天勢焰又豈待言而後顯哉由是言

之此官一差變產陪官𥳑兒抵罰今年織戶來歲流民信有如臣僑所言者矣織橫街市搶奪民財折乾索賀水珍陸昇信有如臣懷所言者矣弊源一開末流無所不至陝西之織絨江西之造瓷各省之買辦採辦各府之管店管莊紛然而起信有如臣原所言者矣臣等待罪言官誠恐民窮盜起因是激成大變雖萬死何贖伏望收回成命俯從該部所議不必差官如果不足但勅該局先將緊急上用袍服開出本部行浙江鎮巡府司等官令其議處買辦速解進用尤望皇上一遵祖宗良法美意不必曰正德年間事例不可行而成化弘治年間事例皆不可行也

張居正曰近年進鮮船隻沿途騷擾每處索水錢二三十兩夫役至百餘名地方被其毒害不敢聲言以進鮮事重也今年有李進者暴橫尤甚毆死賀御史之僕此中臺諫皆為不平有欲言者生力止之謹以告之門下竊意進鮮重事固不敢減省然亦宜裁其虛冒船隻革其附載私物定以限期治其違犯之罪仍選差謹愼小心者勿令多帶積猾積

徒庶奉使者知警而地方官民亦戴公之德無窮矣
又與□□書曰進鮮內官沿途生事後來已久棍徒倚勢妄爲亦不盡內臣之咎項內守備喬誠齊自任處分不穀遂獎而勗之大疏一上似攻其短難以相處矣不如勿上庶不激而事濟乃爲善也
于愼行曰天下惟有二事着手不得以外庭攻宦官其勢不入必有入之者而後可行辟捕黃羊必用夜猴以中國攻夷狄其勢不出必有出之者而後可行辟逐狡兔必用韓盧故能誅宦官者必宦官之黨能攻夷狄者必夷狄之鄰此形便也宋申錫崔胤智不及此其敗宜矣況李訓鄭注之奸乎
又曰天下事有大壞極弊而不能驟更者非不欲變也謂其難而有害也既以拂狎玩之情破積習之弊冒其難而受其害矣則不當以一人之言復還其舊如唐之宦官是也夫寺人之役自三代以來所不能廢但不當重其事權使操國柄耳朱溫崔胤乃盡舉而廢之至督御百司皆以士人易之則非計也然此二人既已蒙其惡聲受其餘禍宮禁之

內亦爲之肅然一清從此稍加潤色以合于周禮宮尹之法固甚善奈何莊宗欲反朱梁之政又舉而盡復之內則諸使之職仍據腹心外則監軍之權再㥣主帥而藩鎮之亂又激成矣不亦惜哉夫水之不敢決者畏其潰也既已決而受其潰可以不壅矣又從而復其故道焉不重傷乎虎之不敢格者畏其噬也既已格而受其噬可以殺矣又從而畜之于圈焉不重傷乎彼莊宗者不過討梁氏之罪而反其所爲爾不知小人所爲亦有不可廢者如秦之長城隋之河道自促數年之祚而爲天下遺萬世之利何可廢也彼崔朱之于宦官亦猶是矣吾爲此說非以溫與胤之舉爲是也但既有成迹未必非天下之利更之者非而又非矣

馮公琦曰今天下所謂㬿㬿礦稅兩事耳丁夫之僉派郡邑之包賠驛遞之騷擾參隨之橫索土棍之挾詐奸民之告訐官府之繫逮此皆因礦稅而起者也今日之事朝廷斂百萬之財猶凜凜不足而于失億兆之心已自有餘顧其所得在近而所失在遠利在目前以爲必然而害

在一年二年數十年之外以爲未必然當此時而有龍逢比干之心濟以蘇秦張儀之口有能移上心者乎固不能也且當奈何人臣逢時難雖欲去不得且當就目事前勢量爲調停使無及于大亂而可以待異日之覺悟夫礦稅之大害莫甚于中使之權重中使何權之有因內外爭而激上怒則有權挾上怒以鉗制恐喝士大夫則有權爭小則權小爭大則權大操之不急彼不肯降體以自結于下不肯傾橐中裝以乞哀憐于上下所以爲之謀者不深上所以爲之獲者不固則士大夫之禍不重彼之勢不張與之鬭者固其交而張其勢者今欲滅其權莫若稍杜其爭端莫若分其事任而無與有司混合而相涉夫使人與鬼比肩而立于市其鬼彌害人人彌畏鬼若使人神不雜揉則鬼之權減矣今使貂璫以礦稅督責有司儼然臨長之有司盡奔走于其下此鎮守之勢也愚請勿靳惜其費而惜其權若其制則其居不過倍于在京之監局其行不過倍于進鮮進衣之使若其無制則今日之勅使遂成他日之鎮守倘有可以明省小民之錢而暗節中使之權者乎此忠臣所

以夙夜以圖者也請以聞于上曰中使之爭非國家之福也漢末中臣與外臣爭外先受其禍而內繼之漢亦繼之唐末中臣與外臣爭外先受其禍而內繼之唐亦繼之今日中外諸臣有爭端矣夫中官抽稅取礦而使撫按調停之調停中臣不聽也則何若朝廷先爲調停而使之不爭乎計惟有以礦付內臣而外無與焉以稅付外臣而內無與焉北直稅課以七萬山東以六萬舉此而天下可知矣額皆定矣而天下取不加盈外臣取不加減則莫若以付之巡撫法易行事易集類齊而後以付中臣上進徵者不解解者不徵有司雖欲阻抗不可得中臣即欲加有司以阻抗亦不可得也天下所爲歸德歸怨于上者習見則淺驟見則深蠲租賜賑孰不爲予惟往歲中州之賑濟民無不歸德者特使故也徵租斂稅孰不爲取惟近歲之抽稅民無不歸怨者亦特使故也若以屬之撫臣撫臣得便宜從事通融補輳民不稱擾見以地方常有之官行地方常有之事此則利之歸內帑者不減而怨之歸朝廷者減矣礦在官內臣採之必使有司參之採不得則派于人派于地畝有司

不敢不聽不聽則以阻撓罪之夫旣曰官四民六上下並享其利民之趨利如水之赴壑則又何以派爲計莫若環有礦之山三數里以予內臣籍其民以爲礦戶原派夫百名者予百丁不得舍近山之民而抽取本縣之富戶以滋擾如上林之苑菜戶南海子之海戶易州山廠之廠戶明立疆界無相偪奪有司卽欲阻撓而不可得中官卽欲以阻撓加有司而亦不可得也夫稅有課不辦責在外臣礦有額不辦責在內臣如此則內外之爭不能盡無視今日爭端則減矣丁夫之僉派郡邑之包賠驛遞之騷擾參隨之橫索土棍之挾詐奸民之告訐官府之繫逮皆可減十之七而于內帑之入未有損也朝廷取郡國山澤之利以實內帑而留羣小騙詐需索之利以還民間上不止開一面之網下不止受一分之賜此亦一時之計也若萬世之計則俟皇上自悟而自斷之威福不假于下而恩德盡歸于上以此關說亦知其未必入也倘有僥倖十得一乎或曰是說也其尙出戴盈之下也論治去其太甚擇禍莫若稍輕今有嚴姑于此欲酖其赤子爲之婦者屢諫而不入也怒益甚

而死且益速不得已而簿其酖使須臾勿死以俟尊嫜之回心耳愚之爲是說豈得已哉

劉爲楫曰今與陛下朝夕承意旨而奉奔走者非左右宦官哉其間固不乏忠謹之人然亦有便辟而好爲逢迎者有揚揚然招主之過以見親近以明得意者不可不察也臣每辰起趨朝見內臣或擁門而出或夾道而馳問之皆各監散官也不則掌印內臣名下小官也臣訪此輩所談吐類皆宮禁之事率口嘵嘵無復顧忌甚非所以嚴宮闈而肅聽覩也臣願陛下自今特勅諸監掌印監官倍加約束并勅皇城四門司鑰內臣嚴加防範務使裏言不出外議不生此亦防內使洩露之微去嫌去疑之一道也

王世貞曰予讀范蔚宗所論譔寺人而歎其德之無極也夫豎人刁亂齊伊戾禍宋趙談伯子延年之屬卽私而不及政弘恭石顯及政而不及爵此猶其小者趙高挾始皇之餘烈以禍諸嫡繆將相置庸主于股掌而樹之拉之位至丞相爵爲徹侯而及其危也迺更欲市國于東方

之兵以自王乃若東京之亂如蔚宗所稱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
旨則光寵三族忤意則殄夷五宗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
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都鄙子弟文附過半州
國金寶盈仞于私藏歌舞充備于內室狗馬人食土木被繡皆剝割民
黎以濟其欲搆剪明賢以樹其黨吁亦已極矣白簡所陳間一挑之則
逮竄立至或假司隸之權或凭方岳之重幾幸先發事取快心或不能
無一二勝者勝未舉而敗隨之跡其荼毒迨有與炎爐同焰息矣三方
鼎峙司馬代篡以及六朝皆事由獨斷參寄文武雖祚有變遷而禍絕
閹豎北魏稍緩其防則宗愛矯太司劉騰拜司空皆恣慘屠僇深謀脅
僭唐之階重仿自楊高輔國幽圄太上蹀血椒宮爵擅眞王稱爲尙父
重不可反矣而後復有程魚仇田之僭擅季明復恭之悖逆雖強藩星
列禍不逮遠而九重惕息甘同報勴跡其終始去漢無異擊之不勝則
賢者爲陳竇不肖者爲訓註計窮憤極則何進崔胤皆假手外兵而董
卓朱晃之釁成矣宋之宣政梁師成爲內童貫爲外酣歌高飲以成靖

衰之禍明興高皇帝神斷自天朋比不昵雖制各監局以處中貴人而不兼文武銜不侵外庭政不御外臣冠服蓋三十年之間而宮府謐如也文皇之始不能不有所私寄是故儼保之譖幾得行而撫監岌岌矣監軍之勢張而馬騏以交阯予敵矣天子幼冲母后不中制權必有所歸而豎振遂滔天矣舉全盛之四海挾至尊之萬乘而授手于鵲起烏合之虜恨其身死行陣不獲正司敗辟而磔剪昆季悉籍貲產足以紓泄億憤蓐開中興斯則英主之效哉而丁丑一制爲之湔洗何也吉祥之創變積驕成怨積怨成逆汪直之啓釁縲絏盈朝尸骨盈邊則此制謀之哉夫以孝廟之仁聖尚不能無李廣而況蒙不省務狎游是好八虎横三老紲瑾獨犴牙其間祖宗之法度德澤蕩涸且盡幸而發自其儔以收全勝然一瑾死百瑾生參伍狡弁表裏作奸非高廟神靈鼎成朔逵明事殆有不可言者嘉靖之始不遠殷鑒悉誅斥其渠首而又采輔臣之密贊與言路之指摘次第收革諸鎮監軍朝野爲之吐氣邊腹爲之回色雖晚節不無所嚮狥然不至如累季之弊以迨于今卽有隱

憂而無顯患斯何下景帝焉夫振瑾至狼戾也公卿臺諫至狐鼠伏也億兆至魚爛也然而不爲漢唐之季者高皇帝收天下之權以歸一人即狼戾如振瑾者一嚬而憂再嚬而危片紙中夜下而晨就縛左右無不鳥散獸竄是以能爲亂而不能爲變也雖然不可恃也余故考著爲上下二編其灼然稱賢如懷恩覃昌雲奇何文鼎者百不能一而振瑾吉祥汪直之類至不可勝數云

又曰洪武元年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爲宦官敗蠹未嘗不爲惋嘆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可使之供灑掃給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唐漢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者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亂其可得乎

又曰二年上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諭之曰朕觀周禮所記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爲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爲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止于酒漿醯醢司服守祧數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

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又顧謂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見若用以爲耳目卽耳目蔽矣以爲腹心卽腹心病矣馭之之道但常戒飭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檢束則自不敢爲非也

又曰四年上謂侍臣曰古之宦豎在宮禁不過司晨昏供役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及其爲患有如城狐社鼠不可以去朕謂此輩但當服事宮禁豈可假以權勢縱其狂亂吾所以防之極嚴但犯法者必斥去之

又曰十年有內侍以久侍內庭從容言及政事上卽日斥遣還鄉里命終身不齒遂諭羣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凡有謀爲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于己未聞近習嬖幸之人得與謀者况閹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際聲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便嬖專忍其本態也苟一爲所惑而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預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由是而階亂者多矣朕

嘗以是爲鑒戒故立法寺人不許干預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羣臣頓首稱善

袁表曰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詩之雅亦有巷伯刺讒然不過給使省闥旦夕掃除又隸于僕正而誨且誡之統于太宰而黜且陟之官府一體制甚善也其後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以刑餘爲周召始得竊相之權而陳蕃竇武且被戮焉唐以貂璫爲監軍始得竊將之權郭子儀李光弼且受制焉自典獄權歸北寺專兵柄握中尉而定策國老天子門生冠履倒置可勝扼腕宋之中葉童貫構禍北陲封王開府馴至大變舉族北轅嗚呼禍斯烈矣高皇帝立法止傳奉灑掃不許識字文皇帝分爲二十四監一十八局勒石于門官不過五品法制甚嚴章皇帝欲其讀書知禮始以翰林官爲內傅而司禮監遂冠諸監于是弘治之汪直正德之劉瑾流毒天下可鑒也肅皇帝踐祚之初首黜內豎而收其印鑰罷鎮守而誅其太甚故十五年寂然無譁而天下享

太平之澤顯皇帝時如馬張諸璫依憑城社朝發夕除一出國門終身不用至天啓間而魏忠賢之逆熾矣今皇上嚴持太阿奸璫就戮固遠邁臣民所共快也大抵宦者百千爲羣日侍左右踞洗可接不冠可對宮中私戲可預俳優角觝可效而又溫辭款語乞憐望幸泣龍陽之魚驂同子之駕煬衛君之灶指秦庭之鹿凡可蠱惑者無所不至由是內寵一結外權可移其博善也金珠一入而璽勅宣恩其激怒也貝錦朝騰而緹騎夕出甚則內內臣愈外外臣職任久淹罔念積薪之苦林泉棄置永無奉檄之期令人見狐而詫爲虎遇蛇而登爲神齒之有路馬之嫌向之有國狗之憊大權磐歸其掌而上亦何從移之乎其轉移之機不在贊御而在主心惟日親朝講日近正人不邇不殖使聲色盡屏則鉅璫老宦無所投其間而安于掖庭永巷之職矣否則深居高拱內外遂隔雖不假之金璫左貂建牙秉鉞而旨從中出必由常侍絲綸所附大柄隨之片紙處分將相莫抗此易所以戒履霜也

往行

王世貞曰宣德六年內官監太監袁琦內使阮巨隊阮誥武莽武路阿可陳友趙准王貴楊四保陳海等伏誅初巨隊等往廣東等處公幹以採辦爲名虐取軍民財物事覺下錦衣衛究其由皆琦指使于是籍其家金銀以萬計寶貨錦綺諸物稱是又所用金玉器皿僭侈非法皆四保與海爲之事覺上下法司議罪命凌遲琦而斬巨隊等十人于市時太監裴可烈亦以貪暴下錦衣衛獄拷死馬俊回至良鄉自經死命錦衣衛磔其屍梟首於市唐受亦以公差南京害民捕至獄具械赴南京凌遲于市梟首示衆丙申諭右都御史顧佐等出榜曉諭中外凡先所差內官內使在外侵占官民田地及擅造房屋所在官司取勘明白原係官者還官軍民者還軍民中外官民人等有受內官內使寄頓財物許首免罪若匿不首事覺與犯者同罪自今內官內使出外敢仍前有犯令所在官司具奏治以重罪知而不奏同罪若中外軍民人等有投托跟隨內官內使因而撥置害人者悉處死罪上退朝御乾清宮諭太監王瑾吳誠等曰朕卽位以來念內官內使隨侍勤勞恩待甚厚屢誠

諭之令謹守法度勿罹刑辟永享太平其閒有能小心忠謹朕待之加厚不意袁琦孤恩負德越禮犯分欺瞞朝廷受人囑托私遣內使出外假以幹辦虐害官吏軍民百計索取金銀財物數以萬計下人銜冤歸怨于上朕何由知天地鬼神共怒事始發露琦已伏誅此非朕欲罪之殺身之禍實其自取爾等其揭榜昭示內官內使及小火者能守法事上不恃寵作威不害民取財者鬼神佑之若違法越禮惟務貪虐鬼神不佑國法不赦若先嘗有過後當改悔朕亦以無過待之

又曰金吾衛指揮同知傅廣自宮願效用內庭行在禮部以聞上曰已有例禁此人身爲指揮尚欲何求而勇于自殘求進其付刑部治罪當是時京衛官尚未貧也而內臣有鄭和王瑾挾其富貴勢焰有以歆動之耳

又曰釋故城縣丞陳銘復任先是上聞內官內使差遣在外者多貪縱爲害已嘗罪其尤者上以太監劉寧清謹忠良命同監察御史馳往各處盡收其資橐幷其人械送京師旣還道經故城縣丞陳銘素悍暴又

時大醉而酗鬪有內臣官至更不明所從來輒奮前捽䜭而手擊之御史莫能止遂奏丞無狀逮至上曰丞固可罪以其一時昧于所聞而宥之侍臣或言銘酗酒擅擊朝使陛下縱赦之亦不可使復任上曰朕既釋之矣彼當因此知改過也

又曰正統十二年武功中衛指揮使華嵩宿娼事發當杖贖特命髡其首㓒之枷示教坊門滿日充大同衛軍坐與王振姪爭娼故也

又曰正統十四年七月甲午車駕親征北虜發京師是舉也司禮太監王振實勸成之故羣臣雖合章諫上上皆不納命下二日即行扈從文武吏士皆倉猝就道丁丑車駕至宣府風雨大至邊報益急羣臣復交章請駐蹕王振怒俱令畧陣壬寅車駕至鷄鳴山衆皆危懼上素以諸事付振至是益肆威成國公朱勇等有所白膝行而前振令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管老營佐埜先行振怒令跪于草中至暮方釋欽天監正彭德清勸振曰虜勢如此不可復前倘有疎虞陷天子于草莽振怒詈之曰設若有此亦天命也學士曹鼐曰臣下命不足惜主上係

宗社安危豈可輕進振終不從八月己酉駐蹕大同振尚欲北行鎮守
太監郭敬密告振曰行則必墮虜計振始懼會驟雨復至始議班師庚
戌師東還是夕次雙寨雷電風雨交作師行徹夜不止初議從紫荊關
入振蔚州人也始欲邀駕幸其第既又恐損其鄉土禾稼復轉從宣府
行壬戌次土木虜襲擊我師大潰車駕北行中官惟喜寧侍振等皆死
庚午郕王御午門左門都察院左都御史陳鎰合諸大臣廷啓六科十
三道亦有言王曰汝等所言皆是朝廷自有處置言甫畢百官皆趨進
跪慟哭不起鎰言曰聖駕被留皆振所致陛下若不速斷何以安慰人
心錦衣衛指揮馬順喝逐百官給事中王竑奮臂捽順髮嚙其肉曰順
倚振肆強今猶若此誠奸黨也百官爭捶死順且請籍振家王准言衆
猶哭未退守衛士卒亦泣下王起入令太監英問所欲言咸曰內官毛
貴王長隨亦振黨請寘諸法遂于門隙中出二人又捶死之尋執王山
處死王令諭曰國家多難皆因奸邪專權所致今已悉准所言置諸極
刑籍沒其家以謝天人之怒以慰社稷之靈爾文武羣臣務須各盡乃

職以輔國家以濟時艱百官乃拜而退曳棄順等屍于道軍民猶爭擊

不已百官請籍順及毛貴王長隨家王令免籍

又曰是月令旨籍沒太監郭敬內官陳官內使唐童等家以皆王振黨

也科道會劾僧錄司右覺義龔然勝道錄司右玄義王道宏錦衣衛鎮

撫周銓等賄囑馬順引進王振家出入積成巨富令旨降謫有差復請

誅籍之不許

又曰九月法司疏王振同居異姓之人皆當斬詔謂振傾危社稷罪惡

深重但朕即位之初體天地生物之心姑屈法伸恩但係本宗不問大

小皆斬首以狗婦女給發功臣之家爲奴其家人婚者宥死杖一百發

戍邊衛

又曰是月鎮守大同太監郭敬潛回京師下獄初敬與振厚遞年多造

銅鐵箭鏃貪盛以振意遺瓦剌使臣輒用良馬賂振及敬以報宋瑛等

陽和之敗又爲敬所制上皇至大同羣臣劾敬失律振矯旨不問至是

法司議凌遲處死詔固禁之

又曰十月御馬監左少監跛兒干伏誅跛兒干本降虜給事宮禁數十年及土木之敗卽助虜反攻射內使黎定旣又爲虜使至京有所需索

命執而誅之

又曰十二月誅遼東百戶施帶兒見獲虜泄我虛實且數爲虜使張彼聲勢又爲脫脫不花致意于鎭守太監亦失哈至是逃歸巡按御史劉孜鞫之因劾亦失哈本廣西人虜犯廣寧亦失哈禁制官軍不使出擊反狀昭然且及其不法十餘事詔卽誅帶兒仍置亦失哈不問

又曰正統十四年太監吳誠卒其妻某氏進所遺田宅以四所還之大同右參將都督同知許貴奏右少監韋力轉銜軍妻不與宿杖死其軍又與養妻淫戲射死養子下巡按御史覆勘有驗都察院請再覈從之

又曰景泰元年三月叛賊御用監太監喜寧伏誅寧旣從上皇陷虜䎚爲也先畫策邀求賞賜及導以入邊寇掠尚書于謙授策邊將使成擒而會上皇知寧謀患之乃言于也先欲使寧及總旗高磐達于納哈出還京索禮物也先許之上皇乃命校尉袁彬以密書報宣府寧至獨石

遂爲參將楊俊所誘擒至京文武大臣幷科道等官劾奏寧以俘虜洊
沐恩榮受列聖之殊恩居太監之重任而乃欺天負國背義忘恩屬奸
臣之不軌致上皇之蒙塵喜寧回自虜中詐傳詔旨妄指迎駕爲名重
要朝廷金帛既又乘機復往主令賊首來侵擾我邊境犯我京畿上而
宗廟震驚下而軍民荼毒雖天威所加而數萬之衆遂遁奈生靈受害
而千古之恨難消若不置之典刑碎屍萬段不惟無以大彰天討垂戒
將來抑亦無以慰宗社之靈以雪臣民之憤詔羣臣雜鞫之具伏命磔
諸市三日
又曰天順五年七月庚子司設監太監曹吉祥及其姪昭武伯欽等反
命懷寧侯孫鏜等率官軍討之欽敗死執吉祥下獄初正統間吉祥征
麓川又征福建選達官能騎射者百十人隨征天順初諸達官吉祥親
黨及門下無賴隨吉祥以奪門迎駕功累受陞賞者甚衆皆感戴吉祥
後石亨敗隨亨冒陞賞者俱自首改正獨隨吉祥者不動吉祥復日犒
諸達官月給以米銀布遂相與爲死黨諸達官日出入其門惟恐吉祥

敗而已隨之黜退也吉祥亦自疑與石亨同功一體之人亨旣被誅愈自不安至是欽又私掠曹福來為言官所劾錦衣衛密遣人伺察之益急先石亨敗時預降敕戒諭朝臣然後收繫亨至是復降敕諭欽度不免遂謀反會懷寧侯孫鏜奉命征西欽使其黨掌欽天監事太常寺少卿湯序擇是日天未明視朝遣將欽欲以是時舉兵入先夕召諸達官及其黨羣飲于家厚贈之時鏜候陛辭宿于朝房達官都指揮使馬亮等恐事敗自欽家逸出走告恭順侯吳瑾廣義伯吳琮時琮瑾亦以陪祀罷宿朝房急趨以告鏜同于長安右門隙入疏以聞上即詔吉祥縶入宮城鎖擊之令皇城四門京城九門毋開頃之欽以亮等逸出知事泄遂于中夜自往錦衣衛指揮同知逯杲宅執殺杲遣其黨殺右都御史寇深于西朝房斫傷內閣學士李賢于東朝房遂攻皇城東西長安門不得開遂縱火焚之門內守衛官拆御河岸磚石堆塞各門賊往來嘑呼于各門外鏜召太平侯張瑾同擊賊瑾不敢出鏜謂其二子曰征西官軍多從京城宣武門出爾往號召之曰法司強賊反獄獲者有重

賞且不可出城于是官軍稍集至二千人甲兵皆具鏜謂之曰爾等不見西長安門火耶曹欽反矣其黨不多當奮勇殺之朝廷必有陞賞衆皆諾從鏜逐賊至東長安門欽去攻東安門途遇恭順侯吳瑾追殺之復縱火焚東安門天暫曙欽黨稍稍散去欽遇鏜子軏於路軏奮刀斫欽中膊欽氣沮率數騎走安定東直齊化各門求去門俱不開遂竄歸其家拒官軍鏜督軍與戰頃之會昌侯孫繼宗亦集兵至時大雨如注欽率家衆及達官猶出戰數次鏜令軍士能殺賊獲其財卽與之于是官軍奮呼而入欽投井死遂毁其宅盡掠其財物其兄都督鐸弟指揮鉉及堂兄都督濬皆爲衆所殺幷其親黨同謀之家皆一空焉諸達官逸出者先後皆被誅辛丑命公侯伯朱儀等分守皇城六門都城九門以反賊黨未盡就擒也壬寅命撫諭都人及保定等處達官或爲反賊所脅徒者無得驚疑癸卯曹吉祥伏誅上出吉祥令羣臣廷鞫之具伏詔磔于市幷磔欽鐸濬之屍以殉丙午太常寺少卿掌欽天監事湯序等伏誅序始以天文生出入吉祥曹欽家冒迎駕功累陞至禮部侍郎

後以占候天文失實降少卿懷怨望違官陳守忠丁順白忠等亦以附吉祥冒迎駕功陞都督同知等官至是序爲欽選舉兵日時守忠順忠從欽犯闕俱被執磔于市籍沒其家戊申達官都督同知也先帖木兒從曹欽反既越城逃至通州民瓜田中盜食瓜民欲毆之也先帖木兒窮蹙吐實民執送鎮守官械赴京法司論凌遲處死上命錦衣衛禁錮之

又曰成化元年立中宮皇后吳氏之月餘有旨太監牛玉壞朝廷大婚下都察院獄并太監吳熹究治獄詞謂皇太后欲立王氏而玉以王氏非其所選說太后止之吳后父都督同知俊及子雄同熹賂玉立后詔皇后廢居別館玉熹南京孝陵種菜俊戍登州衛雄隨往玉親家懷寧侯孫鏜閒住姪太常少卿兼侍讀綸甥吏部員外郎琮除名十二月丙寅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等言切惟人主之治天下在號令行紀綱振由人主操賞罰之柄也苟賞罰不明則號令不行紀綱不振欲求天下之治難矣伏惟皇上嗣登大寶祇遵先帝遺命冊立皇后蓋以繼承宗

祀爲重豈意賊臣牛玉大肆奸欺橫貪賄賂朦朧進退其意欲固寵於內擅權於外也包藏禍心深不可測幸賴陛下聖明廢退吳氏蓋亦出于不得已也然遇此大變處此非常朝野喧騰中外駭聽以爲吳氏旣退則牛玉之罪必萬死無疑矣今不意牛玉得于南京全首領矣牛玉故違先帝之命其罪當死一也謀立皇后其罪當死二也欺侮陛下當死三也使陛下負廢后之名其罪當死四也凡此四不韙者人臣之大惡而牛玉兼有之明正典刑梟首街市以明號令以正紀綱可也今乃將牛玉輕放者臣等知陛下用心仁慈不忍加刑也書曰刑期無刑辟以止辟今陛下不忍殺一牛玉則今後侍陛下左右者恣肆無所勸懲矣下之人謂陛下好行姑息誠忍號令自此不行紀綱自此不振然臣等非欲啓陛下好殺之心亦非與牛玉素有睚眦也但爲朝廷號令紀綱惜耳然奸臣之惡固所當誅而內閣大臣不能無罪且冊立皇后將以奉承宗祀表正六宮輔助君德母儀天下豈以居內閣者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恝然不加之意哉方牛玉肆奸之初婚禮尚未成也掌禮

之官畏其權勢而阿附及牛玉事發之後王法不可恕也執法之官念
其舊情而苟容李賢等坐視成敗不出一言其初不言者是黨牛玉也
其後不言者是畏牛玉之後復有如牛玉者而禍己也黨惡欺君莫此
爲甚伏望陛下剛毅明斷即將牛玉明正典刑梟首示衆仍將李賢等
明正其罪以警方來如此則號令斯行紀綱斯正中國服義外夷畏威
矣奏上詔曰牛玉壞大婚禮衆人無預朝廷已有處分徵等不知情實
妄言要譽希求進用令吏部俱調官遠方于是徵等俱調州判官徵普
安州王淵茂州朱寬潼州李翺寧州李鈞綏德州奏章蓋鈞筆云
又曰成化四年上遣太監鄭同翟安册封朝鮮世子李晃爲王太監沈
繪致故王祭旣行遼東巡按御史侯英奏同與安皆朝鮮人祖宗墓墳
父兄宗族皆在其地于其國王未免行跪拜禮及有所囑托殊輕中國
之體禮部以聞旨謂英所言是今後齎賞遣內臣册封等禮仍選廷臣
有學問者充正副使按此內臣不封王之始也
又曰成化六年巡按雲南監察御史郭陽奏太監錢能剛果有爲政務

歸一今聞有疾乞仍留鎮守士論鄙之

又曰成化十三年五月罷西廠之緝事者時太監汪直行事官校勢益橫公私騷擾道路以目朝臣亦皆惴惴不自安內閣大學士商輅學士萬安劉珝劉吉有言上震怒命司禮太監懷恩覃昌黃高至閣下厲色傳旨謂輅等曰朝廷用汪直緝訪奸弊有何壞事爾等遂如此說是誰先主意輅等對曰汪直違祖宗法壞朝廷事失天下人心輅等同心一意爲朝廷除害無有先後恩曰不然聖意疑此奏未必四人同然下筆必有先之者安曰汪直挾勢害人人人要說但不敢耳某等同受朝廷厚恩同一主意誰獨爲先珝奮然泣曰某等奉侍皇上于青宮迨今已二十年幸而朝廷清明四方無事今忽汪直爲害使遠近不安何忍坐視某等不言不日必有言之者今既奏入貶黜謫罰亦惟命耳所不避也于是恩降辭色徐曰朝廷命恩等問具奏之由今皆執諭如此當具實回奏倘上召問幸勿變前言輅等曰唯恩等去輅舉手加額曰衆先生肯爲朝廷任事如此輅復何憂蓋安等三人皆隨侍青宮以先朝舊

恩恐上疑己且慮三人者或不同心故云然也已而恩等復至傳旨曰

卿等所言良是汪直害事朕實不知今便革此西廠散遣官校卿等安

心辦事輅等皆頓首謝懷恩曰先生之不知吾輩數人者已箝其口問

爲誰曰黃賜陳祖生也皆闌在東華門外不容進見矣汪直謗其福建

人與楊曄善上疑此奏出二人所使翌日兵部尚書項忠具草會諸部

院大臣共上之奏留中不出遂罷西廠召恩數直罪而責之退還本監

調韋瑛于邊衛差操散諸旗校還錦衣衛錦衣衛因奏直所遣旗校在

外者二十人日久未還命都察院移文令巡按御史隨處出給告示曉

諭不得留滯人心快之然上意猶未釋然也

又曰初西廠所執人犯多皆無案籍行法司考證至是廠革罷其人各

散去有太醫院判蔣武宗者因服到家家人猶不知覺乃譖黃賜陳祖

生二人于南京

又曰是月監察御史戴縉言近年以來災變洊臻伏蒙皇上諭兩京大

臣同加修省夫何訓誥彰彰乃聽之藐藐未聞大臣進何賢才退何不

肖以固邦本亦未聞羣臣革何宿弊進何謀猷以匡治理惟太監汪直緝捕楊曄吳榮等之奸惡高崇王應奎等之貪贓又如奏釋馮徽等寃抑之軍因禁裏河害人之宿弊是皆允合公論足以服人而警衆者也奈其部下官韋瑛等不體聖心張狂行事已得大臣奏蒙俞允即將西廠革罷又以見皇上此心即古帝王從諫如流之盛心也伏望皇上推誠任人及時修政務俾宿弊革于下善政清于上然後天意可回

又曰時西廠方革人心稍安縉九年考滿不得陞用久益無聊探知西廠雖革汪直猶幸乃假災異建言頌直功德以覬倖進先以奏草示直所厚錦衣衛所千戶吳綬直得之爲言于上然後奏之于是直復開西廠伺察益苛人不堪命有破家毀族者勢焰熏灼天下聞而畏之其禍端實肇于縉又縉奏內自陳一事尤迎合直意蓋直嘗誘楊曄投大學士商輅都御史李賓尚書董芳求緩其罪上信之而難施行縉言適中機會故尤爲直所喜云

又曰江西人楊福詐稱太監汪直事覺問擬斬罪福嘗奴事崇內使隨

入京而背之還過南京遇所識者謂其貌似直福乃詐稱爲直而所識者僞爲校尉先導自蕪湖縣乘傳食廩歷常蘇由杭州紹興寧波諸府有司皆承奉恐後市舶司內官亦信而畏之官民多持詞訟往訴或爲之理至台溫處州及建寧延平皆探盤糧以張威所過雖假廉以取信然爲僞校尉所得者已多及抵福州稱有敕旨自三司官而下迎候惟謹小官忤意者卽杖之竟以無符驗爲鎭守太監盧勝等察知執問如律時直勢振天下故姦人乘之以擾害人如此

又曰弘治三年治紀貴紀旺等詐冒皇親罪初孝穆皇太后嘗自謂廣西賀縣人家姓紀氏而不能辨親族太監郭鏞聞而識之上在東宮時太監陸愷者本姓李自說爲太后親兄鏞心知其僞弗發愷嘗託鎭守兩廣太監顧恆訪其叔李福邊與兄以來愷姨壻韋父成知其家無人乃冒承之得官田數頃府縣遂以成呪目之名其里曰迎恩有李父貴者與其弟祖旺謀于田主鄧璋曰韋而冒李猶致富顧我眞姓李不可乎璋因與僞撰宗系圖上之府縣且訐父成之僞會上卽位遣太監蔡

用往訪求無所得里老遂妄舉父貴兄弟以對用遂與鎮守太監韋春等聞上取至京改名授官賜第並金帛莊田奴婢甚衆父成豔之至京爭辨上命郭鏞偕陸愷審驗乃兩爲解令父成馳驛歸會上命郭鏞祭紀氏先塋且焚黃監生蔣灝等挾僮人李友廣訐父貴等詐不勝擬坐友廣戍上命司禮監內閣府部會審不得其情乃遣科道官孫珪滕祐往廉之得實獄具詔以父貴祖旺論斬處決郭鏞本知其僞黨比蔡用欺罔不言俱當誅姑斥爲小火者陸愷致起僞端法尤難宥但嘗有奉侍陵寢勞勤發茂陵司香韋春老疾免罪降左少監回京閑住後父貴祖旺竟減死論戍

又曰弘治十一年太監李廣自殺刑科都給事中張朝用等御史丘天祐等言廣招權納賄其門如市茲幸罪惡貫盈自速其死朝野聞之罔不稱快然廣所餘金帛何啻千萬要皆夤緣嗜進之徒多方饋送者此而不懲何以示戒乞拘廣親信任事之人責取簿籍付之法司鞫問明白從實具奏仍將夤緣得進者奪官褫爵以清仕路有旨弃競結交者

仍令科道官指名以聞

又曰弘治十八年五月上崩司設太監張瑜掌太醫院事右通政施欽院判劉文泰御醫高廷和下獄初上以禱雨齋戒偶感風寒命瑜與太醫院議方藥瑜私與文泰廷和不請診視輒用藥以進繼與欽及院判方淑和醫士徐昊等進藥皆與證乖先帝遂彌留中外痛恨至是文武大臣英國公張懋等并科道等官上疏請正其罪令旨命錦衣衛執瑜等送都察院會官鞫之都察院左都御史戴珊等會同英國公張懋吏部尚書馬文昇等以張瑜等獄上謂瑜嘗奉命修理藥料與劉文泰及有參議丘鈺假市藥侵盜官錢及纂修本草又薦文泰高廷和同事並緣爲姦先帝不豫瑜欲援引文泰等邀幸成功施欽及院判方叔知等相繼診視俱醫不對證從文泰及瑜與廷和諸司官與內官交結作弊而扶同奏者律各斬欽等罪各有差有旨瑜等論決欽叔和革職閒住鈺追贓五百兩并文泰發爲民史謂大臣有陰庇文泰者故不用合和御藥大不敬正條而比擬交結內官律其後瑜等遂得以爲解脫之地

識者恨之

又曰司設監太監蔡昭爲故太監李廣請祠額葬祭旨已許矣內閣大學士劉健等言廣之死罪惡貫盈萬口稱快皆謂其欺罔之情贓濫之迹悉已敗露聖心昭鑒必正其罪而乃賜之葬祭又予祠額是使欺罔贓濫之人與良善者無別誠恐上累聖德下拂人心其于國典政體干礙非細上命祭文仍舊撰進祠額已之

又曰是月有中使至其舍得簿籍以聞皆中外官饋遺廣者或黃米若干白米若干石上不信曰此妄也吾嘗至廣第豈足以容是米哉左右言黃米者黃金也白米者白金也行賂者避人知故爲隱語耳上震怒言者不得籍乃風聞以疏上未即施行于是吏部員外郎張詠疏謂如遼東鎭守等濫殺貢夷冒賞此不赦罪也事已勘明而陛下乃寬容之太監汪直梁芳等撓亂國典熒惑聖心脫死幸矣久擯不用而陛下復召還之廣平日招權納賄致陛下受姦諛蠱惑之名而不自知罪民罹貪殘剝削之苦而無所愬今縱不追戮其罪豈可並置其惡黨于度外

而漫不懲戒乎伏望斷自聖心凡營求饋遺多者大臣致仕小臣罷黜又曰十一月都給事中張朝御史丘天祐等奉旨疏上交結李廣之人武臣則保國公朱暉恭順侯吳鑑豐城侯李璽遂安伯陳韶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都督孫賢副總兵朱瑾文臣如吏部尚書屠滽戶部尚書周經禮部尚書徐瓊刑部尚書白昂工部尚書徐貫禮部侍郎程敏政兵部侍郎王宗彝工部侍郎史琳林鳳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右都御史李蕙左副都御史彭禮通政司左參議姜清太常寺卿崔志端李温少卿李傑寺丞王福廣太僕寺少卿楊瑛河南左布政張淑右參政李瓚山東右布政參政謝文按察使謝鶴齡副使田蕭鄧光輔雖賄賂有多寡交納有淺深皆心術奸邪蹤跡詭秘吮癰舐痔何所不爲婢膝奴顏無復羞恥乞賜罷斥仍乞敕司禮監發下賄簿容法司逐一查究得旨干礙人衆且無指陳實跡命仍留供職簿籍亦不必追究于是尚書周經言廣已死故料道敢于肆擊死虎以誣陷臣使廣若在臣縱奔競彼亦退縮如畏死敢狂吠哉又乞下法司將廣家人嚴鞫及查簿籍

曾有臣姓名但有寸金尺帛即係交納將臣斬首市朝以爲奔競無耻之戒尚書鏞亦乞查簿簿有臣姓名即凌遲處死以謝言官俱下所司

又曰李夢陽祕錄云初上即位青宮舊閹等日導上犬馬鷹兎舞唱角觝漸棄故舊罔親萬幾時號八虎而段敏王偉雖舊閹以端慤斥不信用會段坐病免死于是戶部尚書韓文每朝退與屬吏言輒淚數行下以閹故而郎中李夢陽間說之曰公大臣也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韓公曰奈何曰比諫臣有章入交論諸閹下之閣矣夫三老者顧命臣也聞持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大臣殊死爭閹老以諸大臣爭也特必更力易爲辭事或可濟也韓公于是捋鬚昂首毅然改容曰善即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韓公密叩三老三老許之而倡諸大臣諸大臣又無不踴躍喜者韓公乃喜退而召孟陽令具草草具韓公讀而芟之曰是不可文文上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而王岳者亦青宮閹也剛厲而無阿頗亦惡其閹儕初閣議持諫官章不肯下諸閹者業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入上于是遣司禮者八人齎詔閣議

一日而遣者三而閣議持卒不肯下而岳者八人中人也顧獨曰閣議是明日忽有旨召諸大臣諸大臣蓋人人惴也既入左掖門吏部尚書許進首咎韓公曰公疏言何韓公于是故曳履徐行而使吏部侍郎王鏊趨詣探動靜閣老劉健語鏊曰事已七八分濟矣諸公第持莫輕下至左順門閹首李榮手諸公疏曰有旨問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卽置之法耳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震懼莫敢出一語答李榮面詰韓公曰此舉本出自公公云何韓公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佐靡所匡救而上始踐阼輒棄萬幾游宴無度狎暱羣小文等何得無言韓公言雖端而氣不勁又鮮中肯綮于是李榮哂而言曰疏備矣上非不知今意第欲寬之耳諸公遂蘉然而退蓋是時諸閹者窘業求安置南京而閣議猶持不從諸公乃竟爾退惟王鏊仍前謂榮曰設上不處如何李榮曰榮頸有鐵裹之耶而敢壞國事榮入而事變矣是夜立召瑾入司禮監而收王岳范亨詔竄南京尋殺二人于途矣又連斥劉謝二老顧獨慰留李而韓公

輩洶洶咸拔茅散矣變之起大抵莫可詳而李榮則曰諸大臣退而瑾
儕繞上前跪伏哭搶首觸地曰微上恩奴儕磔餧狗矣上爲之動而瑾
輩輒進曰害奴儕者岳也上曰何也曰岳前掌東廠也謂諫官諸先生
有言第言而閣議時特岳又獨是閣議此其情何也夫上狗馬鷹兎岳
嘗買獻之否今獨咎奴儕既而益伏地痛哭上于是怒而收王岳瑾又
曰夫狗馬鷹兎何損于萬幾今左班官敢譁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
有則惟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上于是召瑾入司禮監此說亦近第難
盡信耳又聞閣議時劉嘗推案哭謝亦亹亹呰呰罔休獨李未開口得
懇留云
又曰劉瑾每搆雜藝上前俟其玩弄乃多取司章奏請省決上每曰吾
用爾何爲而乃一一煩朕耶宜亟去自此數次後瑾不奏事無大小惟
意裁決上多不知之矣
又曰瑾命知府及內外官五品皆推二員聽點用又奏各邊開中商人
必驗殷實之家方許報納粃爛者照數追償仍枷號治罪及經收之人

州縣解納者如之其兜攬者謫戍極邊至于馬匹不許濫收不堪以致
羸損鎮巡官常加巡視諸鎮年終扣算造册解部照刷每年春夏復着
科道官查盤點視若互相容隱一體重治仍差人緝紡及先行榜諭禁
約事下兵部議覆報可工科都給事中許天錫自縊死兵科都給事中
周鑰自刎死于淮安舟中借貸于淮安知府趙俊賂瑾不得故也俊逮
繫論罷給事中鄒夔奉褻楡林功自經于公署

又曰韓苑洛雜識云正德三年六月中早朝拜伏既起御史堦上有無
名揭帖一本皆言劉瑾事上命錦衣衛查既而劉瑾傳旨令百官奉天
門下跪候發落辰刻命堂上官起出巳刻劉瑾立門東翰林院官就東
跪訴內監事待翰林官素厚豈肯如此瑾令起出御史甯杲訴于瑾曰
御史等官素知法度豈敢如此此乃新進士所爲瑾曰新進士與他有
何相干你每把朝廷事件件壞了略加處置就都怨恨太祖法度你每
不曾見豈不聞知瑾令百官皆起照舊站立看有揭帖處是何官太監
黃公偉曰凡朝四品以上各照班次以下皆雜立丟帖之人豈肯復立

于此處虧了人令復跪而又點武士令各官家搜稿黃公又曰他幹此事雖妻子亦不得知豈肯留稿瑾已知此事若非黃公不惟擾害不知搜出何等無端事件爲禍不淺時天暑日烈通無片雲微風僵者數人命拽出黃公憤曰你帖子說的都爲國爲民事挺身出來死了也是好男子枉累別人瑾怒曰在外匿名帖子尙該死罪御前如此是何爲國爲民好男子何如不明白具奏皆入留太監李公榮監之李曰你每倒一倒衆內使擲下冰爪甚多李曰你們取食之瑾出李曰你們卻跪著來了來了瑾見甚怒復入既而傳出李公私宅閒住黃公南京閒住申刻旨出都拿送錦衣衛追究進士陸伸昏迷擡至錦衣衛監中不能容丟放院內是夜不知何時身死都人洶洶皆罷市初各官拿送錦衣時途中賣飯者皆爭以飯遞送各官不索價明日瑾微聞帖子乃內人所爲命軍官丟下乃命各堂上官將各官領出辦事

又曰瑾傳旨改惜薪司外廠爲辦事廠榮府舊倉地爲內辦事廠時既立西廠以谷大用領之瑾又立內廠自領之京師謂之內行廠比東西

二廠尤爲酷烈中人以微法往往無得全者市井遊食無業之人如酒保磨工鬻水者皆逐之四出千餘人集于城外東郊持白挺劫人聲言自分必死欲甘心刺瑾瑾懼乃復之瑾又令寡婦盡嫁及停喪未葬者盡焚棄之京師閧然瑾恐有變乃罪其首倡言者一人以安衆心皆立內廠後事也

又曰兵科給事中屈銓奏請刊定正德元年以後見行事例以六部爲序編集成書頒布中外得旨朝廷因事制法見行條例內外官民多有不遵者其議擬刊行永爲遵守史謂瑾所行新例變亂成憲擅作威福天下側目重足朝不謀夕而銓乃助瑾爲虐承望風旨故有此奏律以國法百死不足以償怨也後兩月國子祭酒王雲鳳亦效爲之事未行而瑾敗

又曰下劉瑾于獄降奉御上猶未有意誅之及親詣其家見金銀累數百萬其他寶貨不可勝計又得僞穿宮牙牌五百扇所置刀劍及衣甲弓弩之屬上大怒曰瑾果反乃以付獄于是六科給事中謝納十二道

御史賀泰等列瑾十九罪請亟賜誅戮上以慰祖宗之靈下以雪臣民之憤奏入上是之令法司錦衣衛執瑾于午門外會多官鞫訊既而鞫瑾于午門外刑部尚書劉璟畏瑾噤不能出一語諸公卿旁列亦稍稍退卻獨駙馬蔡震折斥之仰曰若何人忘我德震厲聲曰震國戚何賴于汝呼官校扇挎挨之是日微震幾不能成獄

又曰劉瑾伏誅瑾陝西興平人本姓談幼自宮投中官劉姓者得進因冒其姓鷙悍陰狡有口辯嘗慕王振之爲人在孝廟時憤鬱不得志每切齒文臣上登極瑾以執役鐘鼓司與同輩谷大用等俱得幸外廷攻之甚急瑾大言曰此由司禮監無人耳同輩以爲能因共推引入司禮監由鐘鼓司而入司禮監瑾以前蓋未有也時上希親政且厭苦言者瑾揣知上意巧爲迎合乃變置大臣日求官僚細過深文以督責之言官小有觸犯輒中以危禍散遣官校遠近偵察使人皆自救不給莫敢進言上喜謂瑾可任乃悉以機務委之大小章奏不復親決瑾持回私宅與孫聰張文冕等謀僞旨付外施行多或累數百言任其恣睢往往

有不可解者諸司事無巨細必先關白而後奏聞在外鎮巡以下官奏事皆先以紅揭帖取進上謂之紅本其下通政司者謂之白本由此大權一歸于瑾天下不復知有朝廷矣始焦芳泄外廷之謀得援入內閣芳亦欲與瑾爲奸中外附和凡瑾所言與芳同出一口其所傷無不立應瑾又用鄉里親故曹元劉宇張綵幷楊玉曹雄毛倫等布列要地以爲腹心爪牙變易選法任情黜陟官譾薄者隨卽革罷加賄又輒用之或徑自傳奉或別本帶批惟意所欲無復顧忌

又曰各處鎮守中官輒假以便宜行事擅按官亦以賂瑾故兢爲苛斂將官或失律不究反加陞擢有至伯都督者等府已革護衛瑾受賄復之常與交通以養成其亂公侯勳戚以下因事私謁者率叩頭爲一拜禮瑾踞受之小拂其意輒叱如僕隸然往往惶怖跼蹐不敢仰視至有奏內不書名直稱爲劉太監者凡公差官還遺饋送小不滿意卽誣以重罪官員坐事罰米動至千百石又釣致遠年故牘錢糧虧損非侵盜者槪加倍追賠以致身亡家破者不可勝數創爲新例罪無輕重類決杖

永遠戍邊或枷號發遣枷數日輒死數年死者殆數千人或一家有犯
輒連坐左右鄰有暱河而居無鄰右者以河外居民坐之屢起大獄枷
三品以下官及籍沒已故致仕大臣并收其妻子謫戍寃號之聲聞于
道路民間稍有違禁事覺即舉家收捕置之重典故官校一出所過皆
厚賂之雖遠方小邑莫不畏瑾之威重足屏息惟恐得罪瑾之欲私取
天下庫藏及剝斂民財以益其富添設巡鹽巡捕察盤等官四出搜索
法令日煩又差官檢覈各邊屯田倍增其稅用是天下紛紛多事民不
堪命盜賊乘之而起而寘鐇之變移檄以誅瑾爲名官司封上其檄瑾
匿不以奏至是爲張永所發繫獄按治反狀蓋術士俞日明俞倫俞子
仁輩嘗出入瑾家以瑾姪孫二漢者當大貴瑾遂有不軌之謀凡四方
災異及天象有變瑾俱禁令勿奏兵仗局太監孫和嘗私以衣甲遺瑾
鎮守兩廣太監蔡昭潘武爲造弓弩瑾皆私貯之又造僞璽藏刀扇中
出入宮殿皆謂瑾罪大惡極反形已具當寘重典獄上命徇于市凌遲
三日不必覆奏仍以招情幷處决圖狀榜示天下行刑之日仇家每以

一錢易一觿有得而生噉之者海內聞之莫不踴躍相賀瑾竊權五年驕橫無上生殺予奪皆自己出累朝成憲變易幾盡自古宦官肆虐未有如瑾之甚者上信任既久威柄已移一日震怒去之不疑卒能正其法由上之英斷也

又曰太監張永還自寧夏上戎服御東安門文武諸大臣候于橋東寘鐇及親屬十八人有旨送諸王館鎖繫何錦及諸從逆者數百人皆反接由東華門入獻俘御前畢復出西華門金鼓之聲徹于大內是日上置酒勞永劉瑾及馬永成等皆侍比夜瑾辭退永密白瑾反狀且出袖中奏數其不法十七事上已有酒挽首曰瑾負我永曰此不可緩矣永成等固共詆瑾上意遂決令長隨四人往執之上隨其後時夜且半瑾宿于內直房聞喧聲曰誰也應曰有旨瑾遂披青蟒衣以出長隨縛之乃夜啓東華門繫于菜廠復分遣官校封瑾內外私第初瑾與永不相能永還期以十五日獻俘瑾故令緩之有泄其謀于永者永遂先期入瑾愕然以上方嚮永未有以中之永爲計亦甚祕故瑾遂爲所制明日

是朝後外人始微知之猶莫敢顯言者上出永奏示內閣遂降旨曰朕嗣承大業務期法祖保民以安天下委劉瑾以腹心整理庶務瑾乃不體朕心蒙蔽專權變亂成憲肆行酷虐使官員軍民無不受害愁嘆之聲有干和氣朕深悔焉瑾降奉御令鳳陽閒住文武官員順從緘默多非得已今皆貸之是時事猝從中發邏卒飛騎交絡于道黃紙墨索驚駭見聞衣冠失度府寺閭巷喧囂如沸浹日乃定

又曰涿州男子王豸者足有涅刺龍形及人王字太監張永以為妖異捕獲以聞兵部尚書何鑑臣請加永恩蔭下廷臣議永復蔭辭不允于是鑑及吏部尚書楊一清等議以永勞績重大不加恩典無以表忠蓋不諒所請無以成其謙德得旨永有功固讓再加祿米百二十石賜敕褒揚指揮鄭璽等以緝捕功陞都指揮者二人指揮三人千百戶六人永兄弟皆已封伯至是欲身自為侯至以劉馬兒三保太監為言輔臣辯二人者非身受永意阻乃佯為辭免廷議因而成之又方為同類者所忌故不遂

又曰楊文襄西征錄云初張公總督命下西人震懾畏罪然雅性愼重所過秋毫無犯與將士同甘苦行不乘輿暑不張蓋日給公廩數升餘雖片楮莖蔬無所取用恆以己資散給羣下徒隸厮役無不沾惠駐靈州及夏城兩浹旬所隨從貴近數十輩部曲五百餘人寂然遵約束無敢譁者居人若罔聞知總督張公嘗語及地方事輒斥瑾曰天下事被伊壞得如此時瑾燄方烈張公與予初傾蓋又左右多腹心爪牙予默不敢應時貴近家人隨征者數十張公每名給銀百兩令買蔬及供馬匹食用曰此外不許分毫侵擾軍民犯者以軍法從事瑾姪男劉奎等二人後至獨不賞曰不愁伊無有也予曰彼亦參隨之數難分彼此若謂其有將聽其取受耶乃笑而與之又欲將瑾盤糧招商諸事有所論列予恐嫌隙遂成密告之曰二公皆帷幄腹心重臣公今在外宜存形跡不宜輕起釁端張公厲聲曰先生不知吾何畏彼哉予曰固然彼方在帝左右有言能保其必達乎且扶蘇父子之親蒙恬之有功卒墮趙高之手不可不慮也張公首肯久之後乃知瑾亦頗聞張言將謀不利

幸其歸速不能有所爲卒除奸宄于呼吸間然亦危矣祖宗在天之靈實相之主上之剛斷又豈近代人主之可及哉

又曰先是後軍都督府同知劉景祥卒以瑾兄賜葬祭加等公卿弔賻恐後車馬塡塞東華私第至不能容將葬又往設祭重致錢帛謂之辭靈瑾敗之夕密旨封瑾門景祥柩曳出棄于路既而追削其官焚其屍聞者快之初京師里巷私語籍籍謂八月十五日傾朝送葬瑾以密輿二三同惡定計欲爲變是時夜禁甚嚴犯者致死星出後寂無雞犬聲有中夜竊聽者聞甲兵錚然相繼及瑾敗先景祥葬期二日云

又曰斬張文冕于市文冕華亭人初爲縣學生被黜潛至京師投劉瑾門下遂用事冒軍功授錦衣衞千戶瑾傳旨意多出其手交通賄賂氣燄傾一時至是瑾敗併誅妻妾送浣衣局

又曰授太監張雄父千戶銳爲後府右都督母寇氏贈一品夫人雄援太監高鳳故父贈官例爲銳陳情乞得超授後府猶以支俸爲疑兵部尚書陸完言雄忠謹勤誠受知聖明加以祿養亦不爲過詔令銳帶俸

朝參初雄爲後母所凌因自宮遂怨其父旣貴猶不與之見同類者勸之雄立中堂垂簾杖其父二十旣乃相抱而泣自立是遂至濫冒恩寵如此云

又曰工部言太監等官病故成化弘治間造坟安葬給銀不過五十兩若建享堂碑亭者百無一二自正德以來奉特旨造建者無月無之率給銀五百兩本部俱于別料料價銀內借用今已借過三萬二千四百八十餘兩而聶璽劉宣兩人者尙無從措辦今後有乞塋者請令司禮監會禮工二部察歷年深淺勤勞有無分別等第奏請不許一槪妄乞其工料夫價銀亦宜分派天下得旨以後宜斟酌行旣而爲太監徐通治塋復如前例竟無所裁減云

又曰新瑾親屬劉傑等十五人幷劉二漢于市姦黨左堂等發廣東海南衛永遠充軍婦女送浣衣局二漢甫十歲術士俞倫俞曰明謂當大貴至是併收繫論死仍籍其家

又曰雙溪雜記則云初張綵爲文選司郎中每見瑾談論喜納之陞右

僉都御史尋陞吏部左侍郎未幾劉宇入閣以綵代之綵嘗勸瑾今天下官有饋送禮物者非出于官庫則斂于小民取怨貽患公所當知也瑾大開納遂禁察饋者適山東巡按御史胡節回饋未至瑾偵知之捕下錦衣衛捶死少監李宣侍郎張鸞指揮趙良差往福建斂銀二萬饋于瑾瑾收其銀于承運庫宣降長隨趙良降南京百戶張鸞以不知斂銀令致仕其餘因饋送得罪者甚多剝削之弊一時少息綵又言于瑾曰公左右用事者多驕財壞事瑾遂逐之其他救正頗多衣冠之禍少減然綵在吏部惟知敬瑾其同謀事者以爲瑾之疎同類皆綵教之又楊廷和弟廷儀爲劉宇心腹宇過吏部調廷儀爲郎中親信之及宇入閣廷儀不爲綵所親有所私綵不聽廷儀兄弟深憾之今故事吏部推大臣密謀于內閣官綵以爲事在于瑾內閣不得預每輕之東陽等以爲廢內閣權共銜之及瑾被繫亦捕綵下都察院獄議以交結近侍扶同奏啓斬罪遇赦免罪廷和等與都察院改擬同劉瑾謀反罪綵病死獄中仍正其罪然非眞謀反流其母妻子弟于嶺南不誅配綵爲郎中

時楊一清嘗薦綵諳曉韜略堪任邊方都御史及寧夏之變一清致仕居鎮江綵薦于瑾起用一清同征寧夏至是綵被誣謀反一清亦不能救

又曰正德十三年賜鎮守浙江太監王堂生祠額幷護勑先是太監劉瑾故智復諷杭民以請且盛陳在浙有靖盜安民功下禮部覆奏以見任立碑律令所禁不可詔特許之堂既得請乃擇西山勝地大興土木與瑾祠相望民居墓多罹掘者嘉靖初祠皆沒官杭人快之

又曰上親征宸濠十二月至揚州府先是太監吳經至揚選民居壯麗者改爲提督府將駐蹕焉經矯上意刷處女寡婦民間洶洶有女者一夕皆適人乘夜爭門逃匿不可禁知府蔣瑤詣經懇免經大怒曰汝小官敢爾汝頭顱欲斫耶瑤不爲動徐曰小官苟逆上意自分必死但百姓者朝廷之百姓倘激生他變恐將來責有所歸經猶未解揮使去經密覘知寡婦及唱戶家夜半忽遣騎卒數人闖城門傳呼駕至令通衢燃炬光如白日經遍入其家捽諸婦以出有匿者破垣毀屋必得乃已

無一賍者哭聲震遠近尋以諸婦分送苑寺寄住有二人憤恚不食死瑤爲具棺殮之自是諸婦家皆以金贖乃得歸貧者悉收總督府云

又曰舊制守備內臣在鳳陽者止令奉侍皇陵兼管皇城安插庶人司門禁鑰在密雲者亦止以分守名仍聽薊州鎮巡官節制正德以來中貴恣橫夤緣內批奏討符驗旗牌兼轄地方奏改鎮守或充副總兵越分行事民甚苦之至是兵部遵奉詔旨請一切復舊制改給敕諭奪其符驗旗牌制曰可

又曰嘉靖元年差官內監少監汪俊往眞定印烙木植巡按直隸御史朱越言前者鎮臣侵越抽分貽患地方已奉旨革回今俟俊雖以歲例印烙恐蹈前弊有累新政工部覆議請罷勿遣上曰印烙木植與抽分無與令事畢卽回不許生事擾民

又曰嘉靖二年三月禮部尚書毛澄等言內府各監局供事官不係朝參者牙牌已奉旨裁革今御藥房太監孫鏘不遵前旨復爲袁鑑等朦朧陳乞宜治罪得旨察見在供事官職名以聞

又曰嘉靖二年命上林苑監內臣照弘治間員額存留其占種地土草場悉令改正養牲種菓蔬人戶除供應正役外一切科擾通行察革從戶部請也永樂初設上林苑監于京師取山西平陽潞澤之民免之使蕃育樹藝以供上用品物時上設文官職專進送于民無擾後設內臣九員至弘治間漸增一十八員正德間添設總僉書監工等名至九十九員于是科擾百出擅將牲地草場徵派二粒占用件當御牢名目過索月錢節年通計誅求至銀三十五萬餘兩逼死人命數多上登極詔汰革之止存一十九員民始稱便未幾又傳奉添設至六十二員弊復滋甚至是戶部以舊額及節添員數并占種場地頃畝開奏請如舊額釐革上是之

又曰舊例廠衛齎駕帖提人必由刑科僉批嘉靖二年錦衣衛千戶白壽等齎駕帖提東廠訪獲犯人詣刑科給事中劉濟謂當以原本送科方知其事乃敢批行壽等執不肯與語並列上上命會察成化弘治年間事例以聞既而該科覆奏不但二廟時爲然自天順以至正德廠衛

節奉明旨俱同原本送科以憑參對壽等爭之不已謂駕帖送科舊皆開寫是略會同署名實不係御批原本上竟從之因責清等紛更舊章令自以狀對既而宥之

又曰嘉靖三年大學士楊一清等言聞往太監張永當正德五年寧夏寘鐇之變受命總督軍務能計擒逆黨撫安軍民及回京奏發劉瑾罪狀伏誅朝野稱快宸濠之變隨武廟南征時逆賊已擒而張忠許泰輩猶搜求餘黨攀引善類永至多所開釋一方始安武廟還至通州江彬手握重兵人心惶惑然卒不敢萌異志者獨畏永耳及武廟宴駕遂計擒江彬提督九門防奸制變無所不至內官若永者誠不易得臣一清嘗與同事寧夏知之爲真武廟末年之事則臣璁在京所親見者令置之閒散終爲可惜乞特賜起用量加委任則凡供職于內者皆知爲善之有益而勉于效忠矣上曰卿等欲起用張永足徵忠愛至意永在先朝多立戰功勤勞茂著其令掌御用監印提督團營神機營操練

又曰嘉靖九年四月革元任大學士楊一清職閑住一清往在陝西與

鎮守太監張永同事相善永之廢而復用也一凊有力焉及永沒復為
作誌而永弟容乞恩得陞錦衣衛指揮僉事兄富為副千戶後富貴永
家人朱繼宗侵沒貲產繼宗因訐奏永勘事江西時盜宸濠庫金二千
兩以其半饋一凊轉陞容等官職容隨具疏辯詔下法司推鞫廉得存
永日饋一凊生日賀禮金百兩及容求文所儀銀二百兩無盜宸濠金
事擬容違例乞陞贖徒革職一凊請自聖裁奉上詔革容職而貰一凊
罪所受金帛令所司追收入官既而給事中趙廷瑞等復以為言乃奪
職令閒住
又曰嘉靖九年詔革鎮守浙江兩廣湖廣福建及分守獨石萬全守備
永寧城內先是都給事張潤身劾奏鎮守浙江等處太監鄧文張賜潘
眞少監師章貪縱害事宜黜分守獨石等處奉御田霖監丞李俊姚保
皆冗員宜裁兵部覆請悉行裁革永勿差補上然之故有是命
又曰嘉靖二十六年內使侯章之母笞殺使女女章怒事露支解其屍入
甕中欲投之河以滅跡事發擬絞上諭輔臣夏言等以章磔屍可惡且

係閹奴何得有使女改斬仍速決

又曰二十七年七月御馬監太監麥福請免科道官巡視該監給事中李綸以違例自便劾之詔下戶兵二部議覆以芻豆之出納在有司馬匹之飼養在圉僕是以瘦死自罰歲用有考巡視官員不爲徒設請仍令科道官稽察該監馬政如例從之

又曰隆慶二年七月內使許義坐挾刃嚇人財事發巡視中城御史李學道不候參提遂執而笞之其黨皆忿恨不平是日朝罷有內使百餘人突出至左掖門外捽學道衆中奮挺毆之踣地百官相顧錯愕上聞之大怒命錦衣衛執內使十餘人至東上門杖爲首者一百發烟瘴地面充軍餘各杖六十充孝陵衛軍學道亦以善笞內侍不諳事體調外任